

## 20140410 [新聞追追追] 經歷22天學運！誰是最大贏家？誰又是最大輸家？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其實我覺得一直支持學生可以在議場裡面去表達我們的訴求的，並不是我們占領議場的物理實力，而是我們的訴求得到絕大多數臺灣人民的認同跟支持，那個才是這次的運動背後最大的支柱，我相信王金平院長也是基於這樣子的考慮，所以他沒有動用國會的警察權，老實說我們對於特定的政治人物，我們事實上並沒有說天真的去相信一個單一的政治人物，對於王金平院長也是一樣，當然對王金平院長他沒有妄動所謂國會的警察權，然後以比較粗暴的方式把學生趕出議場之外，或者是說就有關於我們要求的先立法再審查這樣的訴求，王院長他有積極善意地回應，就這件事情我們是表示肯定的。

但是我們心裡面很清楚地知道，在這個肯定背後支撐我們訴求的，事實上是臺灣人民的支持，那馬英九總統他事實上最近的一些發言，我個人的解釋不一定對，我覺得他是試圖幫自己找一些下台階。

安幼琪：你覺得他有找台階下嗎？他還是堅持要並行審查。

我這樣說好了，如果馬總統他同意先立法再審查，今天的這個時間點，他同意先立法再審查，我相信所有的全臺灣人民都會問他一個問題，在學生一進入立法院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一個禮拜，你為什麼不答應？這件事情的正當性這麼高，你為什麼不答應？

那老實說，我一向不太喜歡從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事情，但是我姑且就先用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事情，馬英九先生我們的總統真的不聰明，為什麼我說他並不聰明？他第一個禮拜就答應學生的訴求的話，做得多麼漂亮，連學生，進去的學生或許都會給他掌聲。

安幼琪：可是他就是打從心底他不要答應啊，到現在為止，你不覺得他態度也是這樣嗎？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他打從心底不要答應，那對於現在已經形成的，必須要先立法再審查的局，請問馬英九總統你有什麼實力可以把這個局打開，我們上一次在

節目當中，我想我們都分析過了，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法制化的各種版本，在明天就要付委了，那顯然我們已經邁向了整個立法的工作，服貿協議的實質審查的工作的排案主導權的爭議，到今天為止也還沒有解決，那我個人合理的判斷到下個禮拜、下下禮拜、下下下禮拜，只要王院長他不協商的話，這個爭議恐怕也不會獲得解決。

那除非今天馬英九總統他要使出殺手鐮，也就是他必須要先去修改立法院正副院長的選舉辦法，他把那個選舉辦法改了以後再改選國會的龍頭，以他來講……

來賓：他會這樣做喔。

我說從法律的層面上面來講，他要解開這個局，也就是說如果他今天所講的話不是幫自己找下台階，而是他真心誠意，認真地說我一定要立法跟審查要同時並行的話，他會去做這樣的事情，但是他一旦會去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馬上要回應另外一個質疑，那個質疑是說，當服貿的爭議，張慶忠所做的事情發生到學生進入議場以後，我們的馬總統在初期，他事實上話都講得很漂亮，國會自主，國會自主。那如果真的是國會自主的話，國會到底要用什麼樣子的順序來審理服貿協議，整個國會是不是認為說我們先完成立法，再來審服貿，這樣比較妥當，從整個民主憲政的角度上來講，豈容是你馬英九可以說三道四？

那第二個部份是說，他如果說今天要把王金平除去，他把整個政治遊戲玩得如此明顯的醜陋，我不知道怎麼樣去看待，如果他真的去做了這樣……

主持人：他今天上訴了。

就是他如果真的去做了這樣子的事物的話，我已經不曉得怎麼樣去理性看待這個人的行為。

主持人：所以黃老師你是比較善意去看嘛，你現在覺得最重要的關鍵點是什麼，人民站在這邊嘛對不對，然後王院長是有承諾了，你認為說他只要不去召開朝野協商是可以了，可是人民可能要問你最重要一句話，他說什麼下次決戰點就訂好了，在五月底，為什麼訂這個時間點？

我不曉得這個決戰點是誰訂的，那我也不曉得他訂這個的依據是什麼，但是對於我們自己的行動來講，我們很清楚，今天參與運動的學生幹部也好，NGO的幹部也好，我們之所以會選擇先撤出國會議場，我們很清楚地知道說，我們這一批幹部繼續地把自己的精力耗在占領三個場地，青島東路、濟南路跟議場中間，三個場地24小時活動的operation，那個要消耗的人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消耗人力非常非常大。

但是問題是說，當你一些實質的訴求，某個程度上都已經取得實質的進展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些人力做更有智慧的使用，所謂做更有智慧的使用，指的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要反守為攻，為什麼我們說要出關播種，那也就是當我們這些人到全國的各個地方去辦巡迴的演講，去做草根的組織，讓我們的理念能夠更進一步的，藉由近距離的接觸，讓更多的臺灣民眾能夠了解、能夠認識，而且進而支持的話，那個才是我們自己真正的實力。

下一個階段 如果馬英九他又要把手伸到國會當中，或者是說國民黨籍的立委，他們突然不曉得面臨什麼樣的壓力，又決定他們只聽馬英九一個人的意志的時候，我們隨時會再回來。

主持人：今天林飛帆特別強調嘛，所以說如果你們跟他的承諾之間被撕毀對不對，那看起來要嘛是馬總統就是王院長嘛，你們就隨時要回來，而且是更大面積的，全面性這個抗爭，所謂的撕毀是什麼，什麼狀況下你們會再發動全面的這個抗爭？

我想所謂撕毀可能在，在定義上面，就行動啟動的必要性，我可能不太適合在這邊把它講得太具體、太明確，因為整個集體的行動我們還是要透過一個組織體運作的方式，取得大家的共識，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個人的意見，我純粹以我個人的立場來去看待這樣子事情的時候，如果說今天立法院真的不講理到了極點，也就是說，他們突然實質上面拖延或是空洞化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工作，也就是把他實質審查的工作全部都停下來，而他們要力推的是，在現在的這個階段，就去推服務貿易協議的實質審查，我個人會認為那個時候就是我們重新回來的時候了。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我想不管從什麼角度上面去思考，他如果目的是要迫使王金平院長去改變他先立法再審查，或者是先立法，立完法以前他不會去協商這樣子的政治承諾的話，他所採取的手段並沒有辦法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那也就是說，其實你只要仔細地稍微有閱讀一下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所做的判決的話，你就會很清楚的可以預期到說，我很難想像說他的律師上訴理由狀要怎麼寫，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場上訴，我自己，以從我法律的角度上面來看，上訴的可能性，上訴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我會覺得羅委員你們那個連署，既然已經連了嘛，還是可以送上去，那我之所以會這樣講的是說，因為他雖然提了上訴，但是還是可以撤回上訴，那撤回上訴是他法律上面的權利，國民黨還是可以去做這樣子的決，就是國民黨他還是可以去做這樣子的決定啦。

那只不過說整件事情的發展到現在，剛剛主持人說我是很善意地在看待馬英九總統的行為，其實我不是說，也不是說我不善意啦，但是我沒有這麼天真，那我的意思是說，馬總統到目前為止他還是選擇用非常不聰明的方式，然後想要撐住他已經快要垮掉的紙老虎的形象，我自己的觀察是這個樣子，那其實背後有比較深的戰略考慮，那為什麼我說會有比較深的戰略考慮呢？理由是說，臺灣這次學生的運動，我們事實上在觀察不應該只觀察臺灣國內的情況，你更要看的是說，他在國際社會上所引發的風潮，臺灣的新的一代，他們用非常具體的行動跟全世界昭告，國民黨共產黨他們所設定的任何事情的政治時程，會影響到我們未來的，不是他們說了就算，我們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會採取自己的行動。

第二件事情，臺灣島內目前學生運動的狀況對於中國的公民社會，產生了非常強烈的鼓舞作用，當對於中國的公民社會產生強烈的鼓舞作用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非常的擔心，也就是說，如果相同的情況在中國發生，中國年輕的一代他們也要站出來，他們要爭民主，他們要爭民權，他們要爭自由，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敢說這些年輕人不應該站出來爭取這些事情嗎？但是相對的，他對中國共產黨所會造成他們政權，那個殘暴專制的政權，所會造成的威脅跟影響就非常大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從北京戰略思考的角度，我想他應該會給馬英九先生一個非常清楚的訊息，請你趕快把這件事情，請你趕快把這件事情平息掉，而且你要擺

出來的態度是說，繼續地去用威脅，用恫嚇的方式，一方面讓接下來，試圖地去消解接下來運動可能有的能量，讓學生或者是其他的年輕的一輩會感覺到害怕，下一次運動他們不會站出來。

但是以現實上面，各位如果仔細地觀察過去兩三年臺灣公民運動的發展，你就會很清楚地意識到說，如果他還是用這種思維在面對問題的話，他只是提油救火。

主持人：不過黃老師你會不會擔心，現在馬總統看起來是大反擊，他現在不是只有上訴王金平，你剛有看到，警察局去醫院調說那天行政院被打的那些學生到底受傷狀況什麼，調病歷耶，然後呢，法律追訴都要開始了。

當然我覺得就調病歷的這件事情，如果剛剛報導的內容是真的，就沒有任何的醫院提供的話，那我個人還感覺滿欣慰的，就是我們的醫院……

來賓：聽說有，聽說有醫院提供。

主持人：有一個醫院提供。

就是因為他很去，實際上非常直接涉及到的是《個人資料保護法》，問題，就是個資保護的適用，那事實上各位如果對比，去年發生九月政爭的時候，我們要把很多事情的真相查清楚，譬如說黃世銘先生他到總統府幾次，我們總統府所擺出來的態度是什麼，這個牽涉到黃世銘先生個人的隱私，我們必須要來加以尊重，但是我老實講是，當牽涉到國家的官員他公務的行使，這種還去援引個資法來加以保護引用，羅瑩雪部長他在立法院針對這個法律所做出來的解釋，我個人只能夠說，她應該要覺得非常的慚愧，那個整個法律的適用錯誤，而且適用錯誤的法律，很明顯的，他就是在包庇他的自己人嘛，這樣的部長，今天還有那個臉面，出來指控學生違法，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羅瑩雪部長摸著你自己的良心。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我想這個學運從頭到尾，對於中國問題的處理，我自己的感受是沒有處理到統獨的問題，從來就沒有去處理到統獨的問題，碰都沒有碰。那第二個部份是，我不

曉得是不是我剛剛的發言有讓鄭老師誤會，大概認識我的人都很清楚，我個人從來不把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劃上等號，我，對我來講，我反對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集權暴政，但是我並不反對中國人民，我也並不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我跟中國公民社會的朋友在相處的時候，事實上我們會發現我們有很多相同的看法，相同的核心價值，只是說我們比他們幸運，我們想要的東西在臺灣能夠爭取，他們想要的東西在中國那個集權的社會當中，在爭取上面是有困難。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黃老師你知道飛帆他們接到傳票了沒有？

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跟我說他們接到，他們如果接到他們應該會讓我知道，因為我們去年10月的時候，他們接到傳票的第一時間就有告訴我，所以我相信他們接到傳票應該會說啦，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